

梁晓声 著

撕裂与迷惘

梁晓声的短篇小说

梁晓声 著

撕裂迷惘

梁晓声的短篇小说

2004·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撕裂与迷惘: 梁晓声的短篇小说/梁晓声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4.7

ISBN 7-5442-2899-1

I. 撕... II. 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619 号

SILIE YU MIWANG

撕裂与迷惘

作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责任校对	刘 方 战 宏
封面设计	吴 进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 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899-1
定 价	26.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此短篇集的责任编辑，仍是我的中篇小说集的责任编辑。我的中篇集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卷；每卷三十四五万字，是我这一位年轻的责编从我迄今为止二百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中选出的。

接着，他又阅读了我大量的短篇小说，从中为读者编选了我的这一本短篇小说集。

那么，首先我想说的是：几乎可以肯定，他是阅读我中短篇小说最多的一个年轻人。真的，对于我的中短篇小说不可能有谁比他读得更多更认真了。既然他是阅读我中短篇小说最多的一个年轻人，那么我当然很想听听他对我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印象。

有次他到我家中来谈编辑事宜时，我问了他。

他脱口答道：“撕裂与迷惘。”

我沉吟片刻，又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他说：“你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基本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知青题材，这一部分你写得很激情。之后你转向广泛的社会题材。有时你像隼禽，用小说发出尖厉的叫声，似乎在向时代报警；有时你又像蜂蝶，采集现实中的温馨，这时你的小说变得柔情似水。所以，你的创作给我以心态撕裂的感觉。至于迷惘，我认为，恐怕连你自己都无法说清楚，你更愿继续对现实发出尖厉的叫声，还是更愿做一只用文学为现实酿蜜的蜂蝶。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今后仍会迷惘下去。”

他的话使我望着他久久无语。

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他把“我”读透了。

今后我是继续做隼禽，还是继续做蜂蝶；或有时是隼禽，有时是蜂蝶，真的连我自己也没想好……

他说，他打算向出版社建议，就用《撕裂与迷惘》来做我这一本短篇集的书名。

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

我觉得这一位年轻的责编，对我的中短篇小说概括得很厉害。

最后我想对读者说，在这一部短篇集中，关于当年中苏边境题材的几篇，是中国当代小说现象中仅有的。我写它们时，当年的中苏关系还未正式解冻呢！

每个人都会更偏爱自己独有的东西，如果那不是对他人有害的东西的话。

它们或可证明，我真的是多么想要成为时代的一名小小的“书记员”啊！

我给读者的建议是——如果你并不想买下这一本短篇集，那么不妨读读它们中的某一篇。它们都是字数上真正的短篇，每篇六七千字而已。没谁会阻止你在书店里拿起一本书看上一会儿的。而我，将像感激我的责编一样，为你的善行深深地感激你，并祈祷上帝赐福于你……

2004年6月11日

于北京

目 录

圆桌·地图	1
恐吓	22
讹诈	33
私刑	44
证书	61
死神	82
白猫之死	91
“巴顿”的荣耀	108
非礼节性的“访问”	115
边境村纪实	130
鸽哨	159
鹿心血	184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200
白桦树皮灯罩	231
白桦林作证	256
北大荒纪实	280
阿依吉伦	301
作品欣赏第一课	324
长相忆	338
杨树的眼睛	354
逐鹿	367
鹿哨	389
猎熊	402
突围	413

圆桌·地图

这里所言之圆桌,和什么所谓圆桌会议毫不相干,但是和会议似乎沾着一点儿边。其实,严格而论,那也不能算是一次会议……

话说十几年前,某省一位负责农村工作的副省长,到A县视察工作,问得非常具体,每使县委书记一愣一愣的。

副省长临行对县委书记严肃地说:“同志啊,念你刚刚上任不久,我不责怪你。以后我还要来,希望那时你汇报得令我满意。”

后来县委书记就在一次常委会上发了顿脾气,他说:“县委办公室主任我当过,县委秘书长我当过,副县长副书记也当过,哪个县都不像这个县,连份自己的地图都没有!要是地图,一挂,指指点点的,什么都一目了然,会使领导对我不满意吗?”

于是形成决议——尽快绘制一份本县的详细地图。于是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那地图可真是详细得不能再详细,全县总共有多少个村,每个村的位置以及村名、人口,标得密密麻麻而又清清楚楚。连哪座山头被私人承包了,哪个村的哪处地方有多大的一片私人鱼塘,哪条公路边上有几家私营饭店和旅馆,都标了不同颜色的圈儿或点儿。

正式开机印刷前,县委书记亲自过目,指着某个小黑点问:“这是什么?”

负责监制工作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名返县大学毕业生赶紧回答:“那也是一个村,叫翟村。”

他以为县委书记看不清楚,边说边将放大镜递给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没接放大镜，却说：“我知道那也是一个村，我看清楚了它下边标着它是翟村，六十三户农民。可为什么惟独它在山沟里？”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张了几张嘴，低声回答：“它……它一向就是在山沟里的……”

县委书记瞥了他一眼，以诲人不倦的口吻说：“这叫什么话，世上一切事物，一定有它形成在某处的非常具体的原因。在我们县的县界边上，竟然孤零零地冒出了那么一个小村子，也必有非常具体的原因，我问的正是那原因，而你等于什么也没回答我。”

站在县委书记另一边的，即将退休了的县委办公室正主任此时慢条斯理地解释：“书记，情况是这样的——您看这座山，是我们与临县交界的屏障，半边在我们县，半边在邻县。这个翟村的六十三户农民呢，半数原是我们县的农民，半数原是邻县的农民。‘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从两县逃到山沟那处的，于是形成了一个小村。‘文革’结束，它正式划给了邻县。后来邻县托了关系，找了省里当时的一位领导，将它推给了我们县……”

县委书记不禁“哦”了一声。

办公室主任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一声“哦”的意思，补充道：“其实也就是甩包袱甩给了我们县，因为它实在是太穷了啊！全村六十三户人家都没有一户人家养得起一条狗。让它富起来不容易，任它一直穷着又是干部们的一块心病，所以都希望它和自己们脱离了关系啊……”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证实道：“是太穷了。我为绘地图这件事去过，全村没一幢像样的房子……”

县委书记叹了口气，忧患地说：“中国啊，人口太多了呀！贫穷的包袱太重了呀！”——之后，指着离翟村最近的一条公

路，问离翟村有多远？听说五六十里，沉默良久，又问山沟里的路车好开不好开？

年老的办公室主任和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争相回答：“不好开不好开！坑坑洼洼崎岖盘绕，才五六十里要开两三个小时，司机开得稍不慎，必有陷车翻车之虑……”

县委书记缓缓转身，看着正副两位办公室主任意味深长地问：“如果省里又下来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工作，一看地图，心血来潮指着说……噢，你们县界边上那儿还有一个村，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么我们是陪他去呢？还是不陪他去呢？如果陪他去，半路出了车祸，谁来负那一重大责任呢？……”

一番话，问得正副两位办公室主任一时的你看我，我看你。

县委书记默默地转身便走，走到会议室门口，驻足又说：“既然邻县已经将翟村当成包袱甩给我们了，我们能照样甩给别的县吗？往哪儿甩？怎么甩？能一下子甩出中国去？……就让翟村它在我们心里吧！……”

县委书记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后，即将退休的老办公室主任问年轻的副主任：“你明白咱们书记的话吗？”

年轻的副主任摇摇头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不明白。”

正主任说：“我也不明白。”

不明白就得想啊。

于是那一天，正副两位主任都失眠了，都在想县委书记的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半夜，正主任给副主任打电话，坚决地说：“那地图一定得改一下。”

副主任问：“哪错了？我监制得很认真，不会有错啊！”

正主任说：“错是没错，但必须改。改也不难，只不过让代表翟村那个小黑点从图上消失就是了。但那棵树得保留在图上……”

“翟村都得消失，而那棵树不过是一棵老枯树……”

“别管它枯不枯，反正得保留。省测绘局专门为那棵树给咱们县下发过红头文件，说如果被砍了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因为它是测绘学上的重要标识物。至于翟村嘛，我理解咱们书记说让它在咱们心里吧，意思就是其实也不必非将它标明在图上。凡事，太认真太细心了，反而会带来麻烦的！听我的准没错！……”

负责地图监制的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放下电话后，并没有因为却一桩糊涂心事而高枕无忧，他更加难以入眠了。

地图蓝样又呈现给县委书记过目时，县委书记只看了一眼就说：“那么，印吧。印得质量好点。要印几张半墙那么大的，挂一幅在会议室。”

到本县来视察过一次农村工作的那位副省长又来了，是被请来的。在县委会议室里，女服务员轻轻一按遥控器，白幔分开，于是半墙那么大的本县地图呈现着了。县委书记手持长杆，翔立图旁，指指点点沉着自信地汇报。副省长望着图，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

汇报完毕，副省长起身也走到图旁，一会儿细看这儿，一会儿细看那儿，显出很是满意的样子。他指着图上那棵树奇怪地问：“这儿怎么既没有村名，又没有标明人口的数字？”

气氛一时为之肃然，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都集中在了县委书记身上。

县委书记平静地说：“那儿只不过是一棵树。”

副省长又问：“为什么连一棵树都标明在图上了呢？”

县委书记就解释那棵树在测绘学上如何如何的重要。副省长听罢，以表扬的口吻说：“好啊，你们这张图绘得很细啊！我认为，全省其他各县，都要向你们县学习，都应该绘一张这样的图。”

县委书记说：“我们还将这份图上网了呢！”

于是就请副省长从电脑上看。在电脑屏幕上，局部放大了，看得更清楚了。不知为什么，副省长对那一棵树特别感兴趣，要从电脑上看看。在县委书记的亲手操作下，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了那棵树的近照。

副省长问：“枯死好多年了吧？”

众人都说是啊，是啊，枯死三十几年了。

县委书记又指着说：“副省长您看，这树这儿，这儿，不是长出几片新叶来了吗？”

副省长说：“一棵枯死了三十几年的树，由于它在测绘学上的重要性，你们都能对它妥善爱护，证明你们是有全面责任感的干部。我放心了，相信你们会以更大的责任感，爱护本县一方所有的百姓。”

县委书记说：“副省长，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天职。”——遂代表全县人民，向副省长赠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吃饭的折叠圆桌。

副省长拒绝道：“不收，不收，我家就剩我和老伴两口人了，摆两张吃饭桌干什么？”

县委书记笑着说：“收下吧，收下吧，又不大，占不了您家多少地方。知道您家里就您和老伴两口人了，所以我们订制的桌面也小，直径还不到一米呢，不过可是正宗红木的！”

副省长说：“是红木的那我更不收了。”

县委书记又说：“我们把本县的地图印在桌面上了。我们没别的意思，只不过希望您能经常想着点儿我们这个县的老百姓！”

副省长一时倒感动了，就不再说什么……

从此，很穷很小像穿山甲似的钻在深山沟里的翟村，不但从这

个县最新绘制的地图上消失了，也从某些人士们的头脑里消失了，仿佛它真的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并且，再也没有一位县里的领导去过翟村一次。以前他们是去的，逢年过节访贫问苦的时候去。去时小车后备箱里装上两袋面三袋米。随员兜里揣上千八百元公款，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员们扛着摄像机跟随，回来后剪辑成专题节目送到省台播放。而县委会议室挂起了那幅半墙大的地图后，逢年过节干部们再就不访贫问苦了。因为代表贫苦的那个翟村已不存在了，眼不见心不烦。访贫问苦改成逢年过节到某些富村去与民同乐了。自然，照例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员们扛着摄像机跟随，回来后照例剪辑成专题节目送到省台播放……

十余年中，县委书记县长都换过了。没有谁对新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提过一次翟村，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如今，当年到本县视察过两次的那位副省长已经离休。当年的县委书记，已经升到本省的第二大城市当市委书记去了。当年那位三十岁出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在官场上熬成了本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议室，站在半墙那么大的本县地图旁，他主持召开了他这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常委会。他也是四十六七的人了，两鬓都花白了。这是一届很年轻化的领导班子，包括县长在内的常委们，一个个都比他年轻。文化结构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县长是经济学博士，一位副书记和宣传部长都是中文硕士。

县长说：“书记你也坐吧。那图我们太熟悉了。无论你说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你不必非站在旁边指点着。”

县委书记说：“不见得吧？在我们这届领导班子里，除了我是本县行政出身的干部，你们诸位都是组织部门分来的。所以，你们仅从这幅图上了解本县的概况是不够的。”——说罢，持杆指着那棵树问：“这是什么？”

立即有人回答：“那是一棵枯死了的树。由于在测绘学上的重要性，所以标明在图上。”

县委书记又指着问：“树后是什么？”

“山。”

“山这儿是什么？”

“山沟啊！”

“山沟里有什么？”

常委们你看我，我看你，皆猜不透他们的书记“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众人沉默片刻，县长小声问：“难道有什么金矿银矿不成吗？若有，那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众人皆面露喜色，以为他们的书记的“葫芦”里装的非金即银。

书记叹道：“没有金矿，也没有银矿。这座山是一座穷山，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可以开发。但就在这儿，不只有一棵枯死了的树，还有一个村。十几年前，我受命监制这一幅本县地图时，它有六十三户人家。现在，它有一百多户了。十几年前很穷，现在仍很穷……”

众常委们闻所未闻，气氛一时凝重。

书记吩咐秘书：“去取来。”

于是秘书转眼取来了厚厚的一捆信，看去有三十几封。

书记说：“分给大家。”

于是人人手中都有了几封。

书记那会儿才离开地图坐到了常委们中间，不动声色地又说：“既然有一个村，当然就有村党支部。既然有村党支部，当然就有党支部书记。现在，翟村的党支部，就两名党员了。除了书记，还有一名七十来岁的老人，已患了老年痴呆症。诸位手中的信，都是翟村党支部书记写给县里的。他对县里只有一个请

求，希望帮助翟村盖起一所小学校。靠翟村农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是盖不起一所小学校的。成年人全都卖血也盖不起。至于当年为什么最详尽的一幅全县地图上没有代表翟村的一个小黑点，原因我就不去说它了。为什么我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秘书长的十余年中，将这些信一压再压，我的心理我也不向大家坦白交待了。现在我是县委书记了，我想告知诸位的是，其实我们县贫穷得盖不起一所小学校的村子，为数还不少。我了解过，与几个邻县相比，我们县的文盲人口是最多的，失学儿童也是最多的……”

县长忍不住打断了书记的话：“可让我来之前，组织部门的人对我说，咱们县在全省是县级政府的缴税模范县，哪一年都排在前几位的啊！”

县委书记缓缓转头注视着县长，语调平板地说：“所以我们这个县的一二把手十几年里升得快呀！但我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让财政局长帮我预算了一下，如果今年我们从财政中支出一百五十万，那么就几乎可以一揽子做到全县村村有小学了。今天这次会，就是请诸位讨论一下，我们该不该下这么一种决心，可不可以下这么一种决心？”

又是一阵凝重的沉闷。

终于，列席的财政局长打破僵局说：“我和书记都是本县人，我理解书记的心情，首先表示个支持的态度吧！”

县长却率先吸起了烟，引得会吸烟的半会不会的，一时就都叼烟在嘴了。

县长默默吸了几口烟，问财政局长：“那么一来，我们县今年的缴税情况会怎样？”

局长的目光不由得望向县委书记。书记点头后他低声说：“那肯定就排不到往年那么靠前了，一些政绩项目也要暂缓，

办公经费也要缩减。”

县长又问：“你就直说吧，根据你掌握的情况，如果我们按书记的想法做了，究竟今年能排在什么位置？”

财政局长垂下目光，盯着指间烟头说：“能排在缴税的中下名次就不错了。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的事。一百五十万影响方方面面，所以……”

县长打断道：“别说了。我明白了。”——就又吸烟。

一位从邻县调来的副县长说：“书记，原则上我是同意你的打算的。可是，咱们这一届班子如果执政第一年，缴税的名次就一下子落后了，咱们脸上都不光彩呀！……”

县委书记趁他犹犹豫豫不再说下去的当儿，一字一句地插言道：“那咱们就别争那份光彩了嘛！”

县长此时站了起来，走到县委书记身旁，拍拍县委书记的肩，朝门外使了个眼色。

县委书记便也起身，跟着县长走到了会议室外。

两个人站在走廊一扇窗前时，不会吸烟的县委书记说：“给我一支。”

县长给了他一支烟，接着按着打火机。县委书记吸了一口，呛得连声咳嗽。

县长等县委书记止住了咳嗽，商议地说：“你的心情我自然也理解，但能不能等……”

县委书记问：“能不能等我们把蛋糕做大了的时候？”

县长说：“对，对！等我们把全县的经济这一块蛋糕做大了，那时什么都好办了。我和你一样，农民家庭出身。为农民办实事，那时我们还会小气吗？”

县委书记又吸了两口烟，居然没再被呛得咳嗽。他微微一笑：“看来吸烟不难学，吸上一支就会。”

县长说：“多吸两支就有瘾了。一有瘾，想戒就难了。所以劝你别学会的好。”

县委书记说：“这事我听你的。”——说罢，把烟掐了。四处看看无处可丢，仍夹在指间。

县长说：“那另一件事，你听我一半行不行？你看我刚从省委机关下来当县长，也不瞒你，组织部门的领导们都对我寄予厚望，我别使他们觉得培养错了人啊！给我几年时间，让我协助你把蛋糕做大……”

县委书记无声地叹了一口气，一只手按在县长肩上，按得很有分量。他面对面地注视着县长说：“我知道你在我们这个县是呆不长的。你不说我也知道。但不是所有的县长都愿意对县委书记把话挑明了。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即使出现在电视剧里，看了的人都会认为脱离生活，不真实。你的坦诚令我感动。我也完全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帮我把咱们县的经济这一块蛋糕做得再大些。但，多大才算大呢？做到那么大还需要多少年呢？十年？二十年？我当副县长副书记的时候，前任县长书记都说希望给他们充分的时间等他们把蛋糕做得够大再回过头来考虑农民们的具体请求。十几年间，县里的财政收入翻了六七倍。这一点记在了他们的功劳簿上，是他们的主要政绩。如今，他们都带着政绩高升到别处去了，可是我们这个县里那些很穷的村子，依然很穷。穷得连所小学校都没有的村子，依然没有。失学的孩子，依然一年比一年多。就是我有耐心等，农民们有耐心等，如此这般等下去，几代文盲等出来了。所以啊我的县长，我不愿等下去了。等把蛋糕做大这有时候纯粹就成了一种借口……”

县长皱眉道：“听你这话，好像是在当面讽刺我。”

县委书记按在他肩上的手往下一落，落在他臂弯那儿时，顺势用力一扼。这一特殊的动作使县长明白，县委书记并没有当面

讽刺他的意思。或者说，讽刺的并不是他。

他笑道：“那么表决吧，反正我保留我的主张。”

他笑得挺无奈。

县委书记也笑道：“还是听听大家的。如果谁都不愿把话说在当面，那么咱们就干脆来一次投票表决。”

竟一致主张投票表决。

结果，一票反对，两票弃权，其余同意。同意票超过半数，有效。

这个结果自然令县委书记称心如意，一张平素缺少表情的脸顿时变得眉舒目朗。

而县长却提出，一揽子统统解决的愿望虽是好的，但恐怕一百五十万还打不住。到时候钱真不够了，作为一级政府，话已说出，就被动了。不如预先定个前提，有三十个以上学龄儿童少年的村，农民们若因贫困自己尚无力盖起小学的，县政府将出资解决，争取在三年内全部实现该有小学校的农村，就一定有一所小学校……

于是众常委的目光又一次一齐望向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立即表态说，县长将此事考虑得更全面了，他同意。并且叮嘱秘书，一定要将县长的意见体现在这一次县委常委会的决议中……

散会了。

县委书记端坐不动。

县长也端坐不动。

别人以为他们还有话单独要说，都起身便走，给他们方便。

等门关上了，会议室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他们仍默默相望，坐着不动。县长吸烟，县委书记望着他吸。县长呢，并不因在吸着烟了而稍微转移一下自己的视线，依然迎住着县委书记的